

## 第一章 再世重生知感恩

京城，濟世堂。

早春融雪，天氣不再像冬天那樣呵氣成霜，可偏偏就是乍暖還寒的時候更容易著涼，今天老的咳嗽，明天小的發燒，牛家所開的濟世堂病人可比冬天多了兩成。十五歲的牛小月在櫃檯裡切著人參，從小做慣的事情，切起來十分俐落，切刀一下一下的，參片薄透得跟紙一樣，城南幾個高門買了大人參，都會拿到濟世堂來切，因為切得薄，含著不會難受，給老人家還是小娃，最好不過。

每到季節交替，牛小月幾乎天天要切參——從小她就覺得這是苦差，但自從三年前重生，她就再也不這樣認為了。

切人參很好，自食其力很好。

牛小月永遠記得那日醒來，發現自己有了第二次的人生，沒有了狠心的前夫顧躍強，沒有惡毒的姨娘竇容嬌，沒有豪門後宅虛度的十年光陰，沒有因為四度小產虛弱而死——廟裡的大和尚沒騙人，真的有菩薩。

她二十六歲那年死於顧家，睜眼又回到十二歲那年的牛家，顧家的人還沒出現，自己還是城南小有名氣的小醫娘——從小學習鬆筋散骨的手法，高門太太小姐不舒服時，一番手法下來，總能解除七八分不適。

以往她一直覺得人生很辛苦，看到那些富貴千金也十分羨慕，想著自己什麼時候可以穿上錦衣，什麼時候可以戴上玉鐲，總是不滿足現況，怨恨自己的爹只是個大夫，怨恨自己的生母只是個姨娘，在顧家後宅被折磨了十年，兩世為人，她這才感到能靠自己的雙手賺得賞錢那才是踏實。

爹很好，甘姨娘也很好，嫡母其實不壞，嫡長兄牛泰福只是不擅言詞，但在她這個庶妹落難後也不止一次給予幫助，每年她回娘家吃飯，嫡次兄牛泰心總會塞給她十幾兩銀子，她的親弟弟牛泰貴後來考上秀才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顧家，說自己現在已經小有功名，不准顧家欺負他姊姊。

家人都是很好的，只是以前她愛慕虛榮，什麼都沒看見。

剛回到十二歲時，她還想著報仇雪恨，但經過了三年，恨意消弭了不少，只想著好好度過這輩子，找個老實的良人，一夫一妻，生兒育女，行有餘力多做善事，也不枉費菩薩給她第二次人生的機會。

顧躍強，竇容嬌，她已經不怎麼想了。

一支人參切完，牛小月便裝入盒中——這是周家拿來請她代切的，晚點周家的下人會來取，不然人參都是有人買時才切，不會一次切完這麼多。

「小月啊。」牛太太從簾子後頭走出來，「人參切完了嗎？」

牛小月在裙子上抹抹手，「好了。」

「那來後面幫忙曬桑葉跟黃芩。」牛太太又解釋了一下，「瀾哥兒一直搗蛋，妳二嫂沒辦法展開手腳。」

「好，就來。」

瀾哥兒才一歲，一歲的娃不搗蛋那就奇怪了。

濟世堂現在是牛大夫當家，娶有正妻，附近鄰里都稱呼為牛太太，牛太太膝下有

牛泰福、牛泰心，都已經成親生子。

牛泰福娶妻汪氏，生有四歲的文哥兒，二歲的武哥兒，牛泰心娶妻李氏，生有一歲的瀾哥兒。

牛大夫另外有個表妹姨娘甘姨娘，生有十五歲的牛小月，八歲的牛泰貴。

一家住在城中鬧區的街邊，前面是藥鋪醫館，後面就是住家了。

說富貴是沒有，但也有幾個嬾嬾下人做粗活，洗衣洗碗不用自己動手，但曬藥切藥還是得自己來。

牛大夫的醫術很普通，就是看看風寒、跌打損傷，簡易的婦科疾病，再難一點的病症就沒辦法了，家裡主要靠著賣藥、代煎藥支撐著，另外甘姨娘跟牛小月都會去給富貴太太鬆筋散骨，一趟五百文，也有不錯的收入。

牛大夫規定了，甘姨娘跟牛小月每趟出門要繳回五百文給公中，但若有賞銀可以自己留著。

姿容俏麗的甘姨娘當初是無處可去，這才勉強跟了其貌不揚的表哥做妾——這表哥又不好看，家境普通，也沒什麼拿手本事，自然得不到甘姨娘敬重，甘姨娘另有打算，她把自己跟牛小月得到的賞銀都拿去給牛泰貴讀書用了。

牛大夫覺得自己過得挺滋潤，於是想要三個兒子都學醫，將來各自出去開醫館，一輩子吃喝不用愁，可甘姨娘不這樣想。

大夫地位低下，病人欠錢賴帳都還算小事，怕的是有些醫不好的來大鬧，日日想著這些事情，煩都煩死了，日子怎麼清淨得起來，甘姨娘希望自己的兒子去考功名，只要將來牛泰貴讀書有成，再以庶子之故自請分家，族長不會不允許，到時候自己這個生母就能跟兒子一起搬出去，當官家老太太，地位可高了好幾個檔次不止。

牛小月前生也怨恨這個，她一年出門一百趟以上，給富貴太太鬆筋散骨的錢爹要，得到的賞銀甘姨娘要，那她到底為什麼要這樣辛苦？

重生後一切都不苦了，在顧家的後宅度過地獄般的十年，被迫流掉四個孩子，她現在真的覺得那沒什麼，爹爹要支撐一個家，本就不容易，窮人一時之間拿不出錢來，不讓他們賒著能怎麼辦，難道見死不救嗎？在這樣的情形下，牛家的每一分錢當然都不能浪費，讓她們母女把幫人鬆筋散骨的錢交給公中，合情合理。

牛小月現在覺得自己能奇蹟重生，一定是爹讓很多窮人賒帳的關係，有些人家十幾年來都賒超過三十兩了，再次上門求醫，爹爹也不會拒絕，都不知道救了多少人命。

再世為人，她相信一切菩薩都看在眼底，只要自己腳踏實地，菩薩會給她一次好人生的。

牛小月跟著嫡母走到中庭，開始翻動起黃芩跟桑葉。

春日陽光很好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。

瀾哥兒在旁邊纏著母親，一下要抱，一下要玩，說肚子餓，拿饅頭來剝給他吃，又說飽了不要，皮得要命。

李氏一臉無奈，怎麼辦呢，自己生的，當然得自己顧，婆婆說孩子都這樣，大一

點就會好，希望如此。

牛小月翻動著竹籬上的黃芩跟桑葉，藥材容易受潮，容易長蟲，有太陽的時候就得拿出來曬曬，當然也不是什麼輕鬆活，大太陽底下彎著腰，雙手在竹籬上翻弄，有時候會被竹枝刺到，她的雙手有著不少傷疤。

翻好幾籬中藥，牛小月又到前堂拿起布巾，這裡擦擦，那裡抹抹，從早上起來到現在幹活沒停過，身體累，但心裡很是寧靜祥和。

眼角瞥見有人進來，她於是抬頭笑，「您好，請問看診還是拿藥？」

然後看到是一身補丁的葛婆婆。

葛婆婆一臉羞愧的說：「牛小姐，我想賒點傷寒帖……阿財病了，喝了兩天熱水也沒好一點，剛剛發起燒來……我就想著……」

牛小月前生最不耐煩這種人，覺得自己不能穿錦衣、不能戴玉鐲，都是這些賒藥的人不給藥錢，可是重生三年，她心境已然大大不同，人世走一遭，誰都不容易，能過得好沒人願意低頭的。

於是拿出賒藥簿子，翻到葛婆婆一家，葛婆婆這孫子阿財體弱多病，現在七八歲，葛家已經欠了濟世堂四十幾兩銀子。

牛小月拿筆沾墨，「葛婆婆要賒幾帖？」

一帖是一次份的，一天三餐，要三帖藥。

葛婆婆低下頭，語氣懇求，「牛小姐，先給我賒十帖行不行？」

「好。」牛小月在葛家的那頁寫上了日期、藥帖、欠資，然後讓葛婆婆畫了押，這就轉身秤藥。

包了十包，葛婆婆千恩萬謝的抱在懷中，好像摟著什麼貴重珍寶一樣。

牛小月見她眼眶都紅了，一時心軟，「葛婆婆，要是阿財三天後沒好一點，妳再過來，不要緊的。」

葛婆婆一臉要哭的樣子，「多謝牛大夫好心，多謝牛小姐好心，菩薩保佑牛家平安健康。」

葛婆婆又說了好些話，似乎把她認知中的吉祥話都講了遍，再三鞠躬，這才小心翼翼抱著那十包藥材離開。

牛小月把賒藥簿子放好，眼角又看到有人進來，一抬眼，見是周家的下人添旺，連忙把方才切好的人參放到櫃檯上。

添旺拿了一百文工錢出來，都是老熟人了，也不用多說，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，添旺打開看了一下，確定是自家送來的肥大人參，這便拿起盒子走人。

牛小月把一百文放入抽屜，鎖好。

就在這時候，牛大夫背著藥箱跨過門檻入內。

牛小月見到自家親爹，自然是高興的——前世爹爹不願意她攀顧家高門，想她嫁給鄰居何家，當時覺得爹不疼愛自己，見不得女兒過好日子，現在才知道，爹爹不貪慕富貴那是多不容易，爹爹是真心愛她。

牛小月連忙接過藥箱，「爹爹辛苦了。」

牛大夫笑說：「看幾個婦人而已，沒什麼辛苦。」

是，濟世堂不只讓窮人賒藥，還去花街給姐兒看病——別的大夫嫌青樓是末九流之地，不願踏入，牛大夫不嫌，城中幾個有名的青樓都是找牛大夫出診，雖然沒有什麼神仙醫術，但好歹能緩解一些病徵，城南的姐兒說起濟世堂，那是滿滿的感激。

牛大夫還有一點好，他在街上看到從良的姐兒，就會裝作不認識，所以姐兒們給他看病也很放心。

「爹爹，添旺剛剛把人參取走了，一百文我鎖在抽屜裡，葛婆婆家的阿財又生病，來賒了十帖藥，一共一兩二百文。」

「好好好，妳真能幹。」牛大夫心情很好，小月以前叫不太動的，就算勉強動了，那也是愛擺臉色，十二歲發痘病了一場後倒是懂事得多了。

對嘛，女孩而就該溫順聽話，不然將來怎麼嫁人呢。

朱大夫想起小月也十五歲了——顧家的意思不知道怎麼樣？

兩家的祖輩是好友，定下了兒女親事，沒想到都只生兒子，於是延續到孫輩上來，兩家孫輩還年幼時，祖輩都還在，顧家獨苗兒子顧躍強，牛家唯一的女兒牛小月，怎麼看都很好啊，同齡同月，那就定下十五歲成親，將來成親肯定能和和美美，於是交換了信物與婚書。

然後先是顧老太爺去世，接著牛老太爺也走了，顧家是皇商，掌家的顧老爺不怎麼看得起行醫的牛家，兩家就沒怎麼來往了。

牛大夫現在也很困惑，牛小月今年十五歲，照說顧家應該上門提親了，但顧家沒動靜，要是不想要這門婚事，那也得把婚書退回來，這樣牛小月才能光明正大的嫁人。

看樣子自己得寫信去給顧老爺問問，他可不是貪慕富貴的人，要不是兩家祖輩有交代，他也不願意自己平凡的女兒嫁入皇商之家，齊大非偶，小月除了容貌承襲甘姨娘這個優點外，其他都不行，琴棋書畫全然不通，進入顧家還不被嫌棄到死，還是嫁給鄰里的同齡小子比較能幸福。

早春的傷寒潮持續了一個月才緩下來，舒服的日子沒幾天，這夏日就到了。

太陽變得猛烈，一點風都沒有，尤其下過雷陣雨後，那個潮濕悶熱真的會把人蒸得頭暈，饒是牛小月身體不錯也是早晚擦風精油，免得中暑。

牛大夫跟長子牛泰福都出診去了，牛泰心在簾子後給一個剛剛進來的老頭刮痧——他說老妻為了省錢，自己拿湯匙給他刮，痧沒出來，倒痛得老頭滿地打滾，這下也不敢省那一百文了，乖乖上濟世堂找大夫幫手。

櫃檯前就牛小月跟二嫂，皮得要命的瀾哥兒託給大嫂帶了，這是牛太太定下的規矩，不站櫃檯幹活就得帶孩子，不能什麼便宜都佔。

「請問……」一個胖娘子踏進門檻，「這裡有沒有一位甘醫娘？」

甘醫娘就是甘姨娘。

李氏見到有人上門，還穿得頗為體面，一看就是大戶人家的下人，大戶人家有時

除了鬆筋散骨的五百文跟打賞，還會給上兩條豬肉，想到晚餐可能有三層肉吃，那是笑得十分親切，「甘醫娘去莫家了，不知道您找甘醫娘有什麼貴事？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大夫一個醫娘在，都能幫忙的。」

那胖娘子道：「我家太太不舒服，聽聞甘醫娘手法好，想讓她過去幫忙鬆鬆頭頸。」

「那簡單。」李氏把牛小月往前一推，「這個小牛醫娘是甘醫娘的親生女兒，母親教女兒，自然是不會藏私的，您別瞧她年紀小，附近的周員外家、米糧大盤黃家、陳進士家裡，都找我們家這小牛醫娘呢。」

那胖娘子聽得甘醫娘不在原本有點失望，但聽得這小醫娘居然也有人指名，又覺得不妨試試，家裡太太真的很不舒服，等不起了，「那好，勞駕小牛醫娘跟我走一趟。」

牛小月一喜，又有錢可以賺了。

看這胖娘子穿了一身絲綢，主人家想必富有，應該會有賞錢的——牛泰貴這兩三年跟著附近的楊舉子讀書，也該進書院才能更上層樓，聽說南山書院很好，要是能存到三十兩就能交上束脩了。

於是她轉身拿起藥箱，笑咪咪的說，「請大娘帶路。」

門外有一輛馬車，顏色是很普通的青帳，但布料卻是錦繡，馬兒一身黑毛，毛色油光水亮，顯然是養得很好了。

胖大娘帶她上了馬車，車伕「吁」的一聲，馬車開始往前，速度還不慢。

牛小月跟有錢人打交道的經驗太多了，也累積出心得，總之就是裝乖，裝乖大吉。

天氣熱，車篷子內又不透風，那胖大娘額頭上很快有汗水。

牛小月打開藥箱，拿出風精油，「大娘在太陽穴、耳朵後面都抹抹，消暑很好的。」

胖大娘大概真的難受，也沒嫌她的東西不是新的，接過手來就抹了，車裡一下充滿清涼的味道，倒是去了不少煩膩。

胖大娘嘆的一聲，「小牛醫娘，妳這風精油不錯啊。」

「這是我們濟世堂自己做的，採用銀丹草，九蒸九曬，去夏悶最好不過了。」

「這多少錢一罐？」

「一兩。」

胖大娘有點猶豫，「這麼貴啊？」

她一個月也才得二兩銀子。

「大娘，好東西值這個價，如果您是一般人家太太，我也不敢勸您買，可是見您這樣體面，想必是大戶人家主人前的嬤嬤，伺候主人家，打起精神最是要緊，只要您辦事妥當，還不怕沒賞銀嗎？您瞧我這罐子這樣大，一罐可以用兩年呢。」那胖嬤嬤心中一凜，自己在府中跟著大太太雖然有面子，但大太太一向看重秦娘子那個只出一張嘴的，她跟秦娘子又不是很合，總不能因為自己身體不好，讓秦娘子在大太太面前討了巧去，於是道：「那妳回頭送一瓶過來給我，尉遲家，我是尉遲大太太身邊的方娘子。」

牛小月記性好，默唸了兩遍已經記住。

原來是尉遲家，牛小月知道的，城南有名的富戶——聽說在江南有不少田產，把

茶葉跟水果運往京城跟北方，一翻就是幾倍價格，賺夠了錢就買鋪子，把鋪子出租收租金，城南有一條商街共一百多戶，都是跟尉遲家租的店面。

尉遲家的大老爺尉遲伯德年紀很輕就走了，所幸留有一個兒子尉遲言，尉遲言逐漸長大，自然在祖母封太君的扶持下接掌了家業，現在也是蒸蒸日上，城中說起尉遲家沒有不稱讚的，都說尉遲言青出於藍。

至於尉遲言的兩個叔叔因為資質平庸，水果茶葉等生鮮生意要算船運、算水量、算水速，他們都做不來，封太君把幾間飯館都給二兒子尉遲仲德，把幾間布莊都給了三兒子尉遲叔德，這樣一個月也有百兩收入，加上吃住在家裡，日子也是過得挺舒服的。

尉遲二太太、三太太雖然不滿家產由尉遲言這小輩一人掌了九成，但老太太在呢，誰又敢說什麼？老太太年紀雖大，但精神很好，說起話來中氣十足，看起來很長壽，可不能輕易得罪了。

條件這樣好的尉遲言，到現在還單身一人。

尉遲言十七歲上曾經訂親張家，訂親沒多久張小姐就從馬上摔落死了，十九歲時又與金家訂親，也是訂親沒多久金小姐就急病過世，後來就謠傳尉遲言剋妻，所以到現在二十八歲了，雖然身家豐厚卻是沒有妻小。

當然有不怕死又想要聘金的人家願意送女兒入高門，可是尉遲言自己不願意，他也深信自己剋妻，張小姐死了，金小姐也死了，他不想再有人因他喪命，他已經說過，等自己四十歲時，會從尉遲家第四代挑出色的孩子成為嗣子，所以尉遲家第三代的幾個姨娘都很督促自己的孩子，只要夠出色，那怕是庶出都可能成為尉遲家的家主。

牛小月對尉遲家最大的印象就是有錢、有腦，能賺錢，但不囤死錢，而是錢滾錢。原來胖娘子是尉遲大太太身邊的方娘子，尉遲大太太早年喪夫，幸好膝下還有尉遲言，不過偏偏尉遲言又剋妻，真不知道該說大太太幸還是不幸。

馬車轆轤前行，不到一盞茶時分便停了下來。

牛小月背著藥箱手腳俐落的跳下馬車，又轉身扶了方娘子。

她猜的沒錯，方娘子果然面子極大，帶著個陌生人進入尉遲家，所有的丫頭小廝看到都只是低頭行禮，沒人問一聲。

大宅深院，有些奴才比主子大，二三房的年輕奶奶看到方娘子，說不定還要主動招呼一聲，牛小月當然知道，她在顧家就是奴僕看不起的顧奶奶，連顧躍強的奶娘都能甩臉色給她看。

哎，不想了，還是看今生吧。

菩薩給她機會，絕對不是要她滿懷恨意的。

尉遲家的花園極大，紅色的凌霄花從迴廊頂垂下來，在夏日烈陽的照射下更顯豔麗，醉蝶花跟小木槿種了一路，經過一段石子路還看到可以行船的大塘，假山流水氣派十足，幾隻鴨子在柳樹下避暑，增添幾番趣味。

天熱，牛小月很快出了汗，方娘子更是有如從水裡撈起來的一樣，頭髮都濕了。熱，真熱！

牛小月覺得自己幾乎穿過了整個尉遲家，這才終於在方娘子的帶領下進了院子的垂花門。

走過抄手遊廊，進入花廳，一個瘦娘子迎上來，先是滿臉堆笑，看到牛小月的瞬間笑容又僵住，「這、這是甘醫娘嗎？我聽說甘醫娘已經三十歲上下了，但這只是個小姑娘啊。」

「秦娘子，甘醫娘出診了，這是甘醫娘的親生女兒，小牛醫娘。」方娘子解釋，「我看大太太那樣不舒服，是不能等了，這小牛醫娘也有幾戶人家指名，應該是不錯的。」

秦娘子馬上說：「方娘子，不是我說妳，妳老說對大太太忠心，可是連這點小事都辦不好。」

方娘子為之氣結，這秦娘子真的討厭，讓她出門請人，三推四推，待別人找了人進門，又開始挑剔，「我看這小牛醫娘挺好的，甘醫娘鬆筋散骨遠近馳名，她的女兒怎麼樣都不會差的。」

牛小月見兩人就要吵起來，連忙說：「方娘子、秦娘子，我雖然沒有我娘經驗豐富，可我娘傳授我手法卻是不曾藏私的，這樣吧，我今日先幫大太太鬆鬆筋骨，要是大太太沒有感覺比較好，那就不收錢，兩位看這可公道？」

方娘子馬上道：「我瞧著挺好的。」

秦娘子噎住，沒想到一個小姑娘能這樣言行得體，她都是中年人了總不能還繼續計較下去，「那也不用，該給的我們還是會給，我們尉遲家又不少那點錢，按得不好，最多下次不叫妳了，進來吧。」

牛小月背著藥箱，跟著方娘子秦娘子進入屋內，走了十幾步後轉入了一間臥室。窗明几淨，梅花窗跟格扇都開著，可惜大暑的天氣，怎麼開也不透氣。

一個中年美婦半躺在美人榻上，表情懨懨的，旁邊四個大丫頭打著團扇搧涼，屋子裡只有窗外蟬鳴，室內安安靜靜，落針可聞。

牛小月知道那就是尉遲家的大太太了，尉遲言的母親。

「大太太。」秦娘子過去，放低聲音，「方娘子請醫娘來了。」

尉遲大太太睜開眼睛，雙眼顯得十分沒精神，見牛小月這樣年輕有點奇怪，「是趙太太介紹的那個甘醫娘嗎？」

方娘子連忙說：「甘醫娘出診了，這是甘醫娘的親女兒，小牛醫娘。」

牛小月連忙行禮，「見過尉遲大太太。」

尉遲大太太倒是頗和善，也沒嫌牛小月，只是點點頭，「那就勞煩小牛醫娘了。」

「還請尉遲大太太到床上躺著。」

等尉遲大太太躺好，牛小月坐在床頭欄杆外，雙手抹了藥油，這便從頭按了起來——這是甘姨娘傍身的本事，牛小月很小就學會了，甘姨娘說會了這手本事，就算將來嫁的男人沒出息也不會餓死。

頭，頸，肩，用力的按照穴位順壓下來。

都是女子，也不用不好意思，拉起屏風，解下尉遲大太太的上衣就開始按背，跟刮痧不同，這是單純用手勁壓氣穴，好壓出暑氣。

最後是雙腿，腳底百穴，牛小月可是拚命的轉著自己的拳頭。

一套手法使下來半個時辰，牛小月又喊了溫水手巾，親自把尉遲太太身上的風精油抹乾淨，服侍她穿好衣服。

就見尉遲太太轉轉脖子，捏捏手，面露微笑，「小牛醫娘厲害，我這煩躁之症居然緩解了不少。」

牛小月知道尉遲太太是滿意了，笑說：「大太太是暑氣結胸，要是能跟趙太太一樣五天按壓一次當保養，那就不會中暑了。」

在屏風外的方娘子秦娘子聽得聲音，知道這是好了，兩人爭先恐後擠進來。

秦娘子馬上堆出笑臉，「大太太精神好了不少，奴婢心生歡喜。」

方娘子一見秦娘子拍了馬屁，心想自己也不能輸，「大太太看起來都年輕了幾歲，多虧小牛醫娘。」

牛小月想笑，但還是忍住了，「多謝尉遲太太肯給機會，多謝方娘子。」

方娘子聞言一個挺胸，看，這小牛醫娘可是我帶回來的。

好話人人愛聽，尉遲太太臉上露出一絲笑意，「方娘子，妳給我安排安排，以後小牛醫娘每五天……每四天好了，下午來府中給我鬆筋散骨。」

牛小月大喜，又多了一個固定的收入。

那天離開尉遲家，除了五百文工錢，還拿了一個荷包，裡面三顆金珠子，尉遲太太另外給了她兩串豬肉，真是大豐收。

夏季是蔬果盛產季節，也是水運最速的時候，尉遲家每年夏日收入佔了全年的一半，江南今年太陽好，雨水好，瓜果都比去年還要多三成，尉遲言天天在河驛超過六個時辰，看著蔬果一船一船北運，然後金子一箱一箱進來。

入夏以來，他已經買了四間鋪子，租出去了三間，很好，祖母說的沒錯，銀子是死的，鋪子才是活的，只要鋪子在，就算將來尉遲家沒人能掌家，靠著收租也餓不死。

今日是六月節，休市，尉遲言得以早點回府，回到家自然先去看母親。

進入夏天以來，母親精神一直不太好，看大夫也沒用，就是天氣熱，老天爺的意思，沒辦法。

尉遲言穿過偌大的花園，進入東角的院子，梅園。

原本以為會看到病懨懨的母親，沒想到母親精神倒好，在案前攤著宣紙，拿著毛筆，他好久沒看到母親畫畫了，看來母親今日興致不錯。

他大步往前，「母親，兒子回來了。」

尉遲太太看到兒子，當然就不畫了，喜道：「今日怎麼這樣早？唉，看母親糊塗，日子過得都忘了是六月節。」

「母親今日氣色倒好，是換了大夫嗎？」

「聽趙太太的話，請了個鬆筋散骨的醫娘來，沒想到還挺有效，早上按壓時只覺得好了五分，下午連午睡都免了，現在沒有不舒服。」



尉遲言大喜，「那可要常常讓那醫娘過來。」

尉遲太太笑說：「已經讓方娘子安排了，以後四天來一次，要是早點認識趙太太就好了，沒想到有這法子去夏日煩悶，以前天天喝藥也只好兩分，現在按壓按壓就能恢復如昔，那小醫娘也才十五六歲，靠這本事是餓不死的。」

「那兒子得好好謝謝她了。」

秦娘子馬上又拍起馬屁，「大爺不用特地道謝，大太太心腸好，賞了三顆金珠子呢，又給了兩串豬肉，那小醫娘去別的宅子肯定沒這待遇，她拿了大太太的賞，開心得不得了。」

尉遲言看到母親精神好，內心實在高興，「那是母親身為病人給她的，跟我這兒子替母親道謝，自然不同。」

尉遲言雖然不太喜歡秦娘子的事事討好，但想到母親早年喪夫，自己又因為剋妻，使得母親無法有媳婦服侍，這麼多年來幸虧有秦娘子方娘子一路陪伴，因此對這兩位也有三分尊重，不會給臉色。

晚上便母子一起吃了。

尉遲言屏退了下人，親自給母親布菜，尉遲太太又是喜悅又是感嘆——雖然燭光掩映，不若白天清楚，可是也看得到兒子確實步入中年，幾個隔房弟弟都兒女環繞，他卻因為剋妻而孤身一人。

她多想跟世人說，是張小姐跟金小姐命薄，不是她兒子剋妻。

可是世人不這樣想，好像連言兒都不這樣想。

難道真的要等言兒四十歲時收嗣子嗎？她不甘心啊，言兒現在這般努力擴展事業，將來都給了那嗣子？

她可能沒把自己當成真正的尉遲家人吧，因為她覺得那嗣孫跟她沒有血緣，她怎麼樣都喜歡不起來，就算喊她一百次祖母，她也喜歡不起來。